通鑑擥要

正編

卷十二

起唐高祖武德元年

至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LIB
UNIVERSITY OF

通鑑擥要卷十二 正編

雲間 張星景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鍾文明六香參閱

唐紀

姓李氏成紀人周唐國公虎後都陝西長安凡二十一君得年二百八十九

高祖神堯皇帝

諱淵字叔德在位九年

戊寅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李淵武德元年○是歲隋煬帝廣恭帝侑亡

春三月隋宇文化及弑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命治丹陽宮將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等共謀亡去郎將趙行

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曰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乃召驍果諭以所爲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自玄武門入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及取鴆酒來不許行達縊殺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儂我也浩高祖孫秦孝王俊子

夏四月梁王銑稱皇帝銑後梁宣帝曾孫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尋廢侑爲酅國公

隋越王侗稱皇帝侗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六月唐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蕭瑀爲內史令

唐主待寂特厚稱爲裴監而不名委瑀以庶政瑀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唐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宗室封王者八人

唐以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

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百戲散樂亡國淫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

秋八月唐立李軌爲涼王九月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後夏主竇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宇文

化及兵勢日蹙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稱帝於魏縣

冬十月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後唐主使密迎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台司台宿鼎司三公之位也

朱粲自稱楚帝改元昌達

十一月涼王軌稱帝改元安樂後唐遣安興貴執歸殺之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勸世勣蚤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以啓魏公使自獻之唐主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氏○李密建國稱魏公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密請往收山東唐主遣之密出關長史張寶德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密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川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接應彥師聞之率衆擊斬密傳首長安李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

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三尺者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己卯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是歲隋亡 春正月淮安楊士林擊破朱粲

粲剽掠漢淮間軍中乏食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士林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大敗奔菊潭士林帥漢東四郡請降唐以為顯州道行臺閏月粲降唐以為楚王

三月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

楚王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 唐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勞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

鄭王世充稱帝 改元開明 稱隋主命禪位於鄭幽隋主於含涼殿世充卽皇帝位奉隋主爲潞國公

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遣人酖隋主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分統關內諸府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繇是士馬精彊

沈法興稱梁王於毘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法興與吳興太守攄江東後子通襲之走死杜伏威執子通送長安以叛誅

八月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虛心求諫惟綱盡忠欵伏伽誠直餘人皆踵敝風俯首而已

冬十二月定陽將宋金剛取澮州唐遣秦王世民擊之

定陽劉武周也

庚辰年三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金剛將尉遲敬德降諸將疑敬德叛囚之世民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督軍伐鄭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世民謂曰公何相報之速也○敬德名恭

辛巳四年**春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後世充為獨孤修德所殺

秋七月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〇十黍爲絫十絫爲銖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唐主以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乃

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陝州長史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每令入奏

事唐主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登瀛州言如昇仙也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壬午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六月引突厥侵山東又侵定州

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十一月唐遣太子建

成擊劉黑闥

道玄敗沒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而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起兵晉陽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世民固辭而止建成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帝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唐主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

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散亡之餘若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明年漢東將諸葛德威執黑闥降唐唐斬之

甲申七年是歲諸國皆滅惟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亡春二月置州縣鄉學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大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鎭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

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十二衛及左右監門衛爲十四衛兩坊門下坊典書坊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僕寺

夏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男女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口分者口分田人八十畝也絲經枲絺縑曰絁

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帝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

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坊。又私使文幹。募壯士。至是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帝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帝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帝叩頭謝罪。帝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帝召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

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營解於外帝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巂州文幹陷寧州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丙戌 九年夏四月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

産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敎訓可以足兵部百官議之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敎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帝從奕言○三途亦曰三惡一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

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帝謂世民曰首建大功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帝乃止又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

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遂伏兵於玄武門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帝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帝乳號慟久之遂立世民爲太子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敢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珪於嶲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秋八月太子卽位○立妃長孫氏爲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帝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

退

時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至渭水便橋北帝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帝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帝輕敵叩馬固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

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九月置弘文館

帝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帝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帝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

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帝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帝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帝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帝欲殺之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帝悅

冬十二月以張蘊古爲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帝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丁亥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帝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帝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帝以選人多詐冒資廕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

者國家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帝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二月分天下爲十道

帝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閏三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帝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六月封德彞卒

初帝令德彞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未有奇才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彞慚

而
退

以蕭瑀爲左僕射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帝曰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瑀謝不及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

無忌與帝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帝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

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顧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帝不聽卒用之

未幾罷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帝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時青州有謀反者，遞捕滿獄，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帝好騎射，伏伽諫曰，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型後世，帝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帝神采英毅，羣

臣進見皆失舉措帝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如虞世基等詔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言也

戊子二年是歲梁師都亡夏六月畿內蝗

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帝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合歡會合歡適也腰鼓大首纖腰兩頭擊之聲相應和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帝以祖尚鎭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帝怒斬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爲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帝曰然鼎者

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徵每犯顏苦諫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移帝亦爲之霽威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帝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二月以王珪爲侍中

帝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帝然之

詔舉堪縣令者

帝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帝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己丑三年春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

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存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事形迹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

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秖取空名此其異也

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明目達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帝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

如始則
善矣

夏四月上始御太極殿

帝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帝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冬十一月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

諸軍討突厥

突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故命靖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遁走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帝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時遠方諸國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

庚寅 四年春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

可汗許之

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可汗猶單于也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突厥既亡部落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中書令温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若留之中國數年蕃滋倍多必為心腹之疾宜縱之使還故土帝卒用彥博策處突

厥衆於幽靈諸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
頡利之地爲六州以突利爲順州都督
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酋長拜官
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帝即爲之罷役
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可謂仁人
之言矣

秋七月勅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衛

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帝曰文帝喜察不在羣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朕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繇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因勑百司自今詔勑未便者皆應執奏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帝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藝文志有黃帝明堂經明堂偃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鍼灸之書

大有年

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今頡利成擒酋長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帝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百

姓乂安此乃
朕之甲兵也

辛卯五年冬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撤樂減膳

帝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

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

難於義不得不救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康國一曰薩末鞬在那密水南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溫名屈木支

壬辰 六年春三月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

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公主乎帝入告皇后后嘆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

具朝服立於庭帝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悅。漢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帝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帝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

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卿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癸巳 七年春正月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帝謂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秋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帝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

無忌固辭帝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讐不棄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胡謂頡利越謂智戴

甲午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帝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靖薦魏徵帝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冬十二月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

德參中牟丞上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帝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

帝曰朕罪斯人則誰敢
復言乃賜絹二十匹

乙未 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冬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帝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午 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

督

魏王泰爲相州都督不之官帝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帝或言諸大臣多輕之帝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顛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顛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豈足法乎帝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非禮帝曰卿輩輕我子邪徵曰諸王位次

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師傅誠非所宜帝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帝乃從珪奏○頻蹟困厄之義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能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帝訣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

作役。止遊畋。妾雖没於九泉。誠無所恨。
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
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
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
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毁觀。○獻陵。高
祖陵。在三原縣。昭陵皇后陵。在醴泉縣

秋八月禁上書告訐者
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
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
有爲是者。朕當
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緡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且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欲以桓靈俟我邪黜還家○俟待也

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

教戰。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
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更命。改號也。
六率。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
武也。正。今之纛旗。旗。今之小旗

丁酉 十一年春二月帝幸洛陽宮

帝至顯仁宮宮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
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
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
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
罰。故海內叛之。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
○東漢章帝紀。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
縣無得設儲跱。注。儲。積也。
跱。具也。言不預有蓄備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帝手詔褒美

冬十一月以武氏為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帝聞其美召入後宮爲才人

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初君素爲隋河東守堅守其城上皇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及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至是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三月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帝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親解佩刀以賜二人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帝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旣治爲安故不逮帝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若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帝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帝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爲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元軌太宗之弟

己亥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帝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

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初清淨寡欲今索駿馬訪怪珍一漸也初不輕營爲頃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縱役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今並進玩好五漸也初求士如渴比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

漸也初遇下有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比長傲縱欲九漸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携貳比徭役勞弊百姓不帖十漸也疏奏帝深奬嘆乃以所上疏列爲屏幛兼録付史官

冬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

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卽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

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羚與麢同大羊也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臨國子監

帝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頴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

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潁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辛丑 十五年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

世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帝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壬寅 十六年秋九月以魏徵爲太子太師

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表辭帝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癸卯 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諡文貞

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

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

二月圖功臣於凌烟閣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
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
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
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
劉政會唐儉李世勣
秦叔寶等二十四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
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初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然之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勅大理中書門下鞫之反形已具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詔廢承乾君集等伏誅乃立晋王治爲皇太子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

以太子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泣謝。帝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世勣嘗侍宴。帝曰。朕求羣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帝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太子仁厚

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乃止。雉奴太子治小字

秋七月踣魏徵碑

初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帝愈不悅乃踣所撰碑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帝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

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所以欲觀國史葢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録上之帝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六月四日殺建成事春秋魯莊公有疾問立後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欲立般般立慶父弒之魯人立閔公慶父又弒之季友乃立僖公殺慶父而酖叔牙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主建武立王弟子藏爲王帝恐勞百姓不用兵遣使冊藏爲遼東郡王至是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入朝之路乞兵救援帝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李世勣勸伐之帝遂欲自征高麗褚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誠當討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陛下輕行遠舉臣所甚憂不聽○蓋公盍反蓋蘇文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百濟東夷國名

甲辰十八年秋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帝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帝嘗謂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京師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

征高麗○故太子承乾卒
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三月至定州
詔皇太子監國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
詔班師
攻安市六旬不下帝以遼左早寒且糧食將盡勅班師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置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安市城高麗縣名

丙午二十年春三月帝還京師冬十二月癸

未帝生日罷宴樂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子路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二月帝如玉華宮

帝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以帝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

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帝善其言○充容九嬪之一

秋七月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惡之以君羨爲武衛將軍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帝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

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帝曰疑似
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
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以往
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
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
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乃止

司徒梁公房玄齡卒 諡文昭

冬十月帝還宮

己酉 二十三年夏五月以李勣爲疊州都督

帝謂太子曰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
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

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罷遼東兵六月太子治即位

帝初即位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遺風

秋九月以李世勣爲左僕射行先帝之治命也

通鑑擥要卷十二

通鑑擥要

DS
735
A2Y36
1761
v.7-8